

社会语言学视角下网络语言对汉语规范的双重影响及教学启示

张亚楠

郑州大学，河南省、郑州市、450000

摘要：随着数字媒体越来越普及，网络成为人们获取信息及知识的重要平台。网络语言已从线上的小众社交符号渗透到大众的日常表达、公共传播及教育场景中，对传统汉语规范体系形成了多重影响。本文以社会语言学视角为切入点，立足于语言变异理论、语言社会属性和动态语言规范观三大理论，将网络语言看成新时代的语言变体，辩证分析其对汉语规范的双重作用，同时提出分层引导、场景适配的规范路径，结合国际中文教育场景提出针对性教学策略，为汉语规范化建设与二语教学实践提供参考。

关键词：社会语言学；网络语言；汉语规范；语言变异；国际中文教育

中图分类号： H0

文献标识码： A

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快速发展，网络语言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丰富了现代汉语的表达形式及词汇系统，如“886”“栓Q”“酱紫”等形式的词出现。从年度流行语的广泛传播到网络热梗的全民使用，网络语言已突破线上边界成为当代汉语生活中不可忽视的语言现象。

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看，语言并非静止不动的符号系统，而是与社会环境深度绑定、持续动态演变的交际工具。本文依托三个核心理论展开分析：一是陈原在《社会语言学》中提到的语言变异与社会变体理论，即在人类社会交际中，语言文字是经常变动的，其主要原因是使用语言的这个社会是在变动着的。语言的社会变体指与语言变异最明显相关的社会因素是年龄、社会阶层、民族等，网络语言的本质就是数字传播语境下诞生的一种语言的变体。二是同样在书中提到的语言的社会属性，即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语言的演变始终受制于社会发展。网络语言中的词汇更新、创新表达及语义变迁并非单纯的文字游戏，其背后映射着当代社会文化与人际交往的转变。三是李宇明在《语言规划学探索》中提到的动态语言规划观，即语言规范不是僵化的教条，而是随语言实践持续迭代的公共规则，规范应当“守底线、容创新”，而非全盘接受或禁止的极端态度。

基于上述理论视角，本文将网络语言作为完整的语言现象进行考察，梳理其生成逻辑，辩证探讨其对传统语言规范的双重影响并进一步探寻网络语言兼顾语言传承与创新的动态规范路径。同时结合国际中文教育教学场景，探讨网络语言在二语教学及汉语规范性、国际中文教学实践中提供的借鉴意义。

一、网络语言的生成动因与变异特征

网络语言的大规模流行并非偶然的文化现象而是技术、社群与交际需求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本质是汉语在数字社会环境下产生的系统性语言变异。

（一）网络语言流行的多重生成动因

从生成动因来看，首先是媒体技术对交际语境的改变。线上交际具有即时性、碎片化与非同步传播的特点，传统书面语的严谨表达难以满足快节奏的线上互动，常规的语言形式势必要往简洁、直观、高传播性方向发展，缩略语、表情符号和谐音词由此产生。其次是青年社群的认同构建需求。网络语言依托特定的亚文化圈层产生，根据独特的语言表达体系可推测其圈层身份，使用共同的网络词汇和热梗有利于快速建立群体及圈层认同，从而完成社交身份的认同与区分，这同时也是网络语言持续发展的动力。最后则是交际效率和情绪表达的现实诉求。网络是一个既“封闭”又“开放”的领域，“封闭”表现在网络的沟通与交流不同于以往面对面的交际方式，缺少面对面的语气、表情等。而网络语言通过语义浓缩和情感强化的方式，能够用更短的篇幅传递更丰富的情绪、内容与态度从而弥补线上语境的缺失。

（二）网络语言的多维变异特征

网络语言是典型的社会语言变体，其变异特征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一是词汇形式变异，包括类词缀、谐音替代、缩略语和中英语素混搭等多种形式，极大地拓展了汉语词汇的生成路径。其中类词缀如“微 XX”“创客”中的“客”“柠檬精”中的“精”等；谐音替代如“蓝瘦香菇”等；缩略语如“高大上”“破防”“网红”等；中英语素混搭如“大 V”“打 call”等。二是语义变异，大量的词汇在网络语境中发生词义的扩大、缩小、引申、褒贬转换等，原有的语义界限被打破，词汇的感情色彩与使用场景也发生相应的变化。三是语体的变异，网络语言的口语化、碎片化、非正规化的整体特征，打破了传统口语和书面语的边界，形成了介于两者之间的新型语体。网络语言的多维度变异实质上是语言系统适应新的传播生态做出的自我调整。

二、网络语言对传统汉语规范的消极冲击

传统汉语规范建立在通用语统一且表达严谨稳定的基础上，有利于跨区域交际顺利进行并承担着传承语言文化的功能。网络语言的无序与泛化从多个层面对语言的规范形成了冲击。

（一）谐音错用弱化汉字书写规范性

大量的网络词语依托谐音造词、错字代替生成，长期使用会弱化使用者对汉语规范写法、正确用法的认知，同时也会导致语言沟通能力下降。当个体不再调动自身词库来进行创造性描述，而是直接使用“emo”“破防”等网络词语进行回应，看似降低沟通成本，实则导致沟通能力的下降，词汇的贫穷化。据《中国青年报》2019 年调查，约有 76% 的受访者表明自己语言日益贫乏，思维破碎，情感标签化。多重负面的情绪被简单压缩为一句“emo”，情感的细腻层次被无限制地削弱。长此以往，语言不再是思维的载体和高级表现而成为情绪的速食包装，进而将形成深层次的语言表达危机。

（二）语义偏移干扰词汇系统稳定性

大量传统词汇在网络语境中被赋予新义，部分词汇发生泛化、异化甚至感情色彩的反

转，导致词汇边界模糊。一些网络语义更新速度快，使用周期短，不但增加了跨代际、跨圈层交际的成本，也对汉语语义系统的稳定性形成干扰。若缺乏筛选机制任由语义随意变化，将会持续削弱通用语的交际共识基础。

（三）语体泛化消解正式表达严肃性

网络语体的娱乐化和戏谑化特征显著，当出现在公共传播、公文写作及学术表达中时，会消解正式语体的严谨性与庄重性。罗玮教授曾做过关于大学生群体的调研，研究显示，网络用语的过度使用已经导致部分学生出现正式书面写作语体失当，表达碎片化的问题。大学生对网络语言的辨别能力不强，造成的网络语言失范现象频繁发生，由此带来的消极影响不容小觑。

三、网络语言对汉语发展的积极构建价值

如果仅从影响传统汉语规范的角度就否定网络语言的价值，显然不符合语言发展的客观规律。从社会语言学的动态发展观来看，网络语言为汉语体系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具有不可忽视的正面构建意义。

（一）填补表达空白，扩充汉语词汇体系

数字时代涌现出大量新的事物、概念、社会心态与生活方式，传统词汇体系难以完全覆盖这些新增加的表达需求，网络语言也就应运而生。一些网络语言通过旧词新用、造词创新等的方式，快速生成匹配交际场景的表达，如“饭搭子”一词精准描述了口味类似、饮食消费能力相近，每到饭点便能迅速集合到一起的新型的社交关系；“情绪价值”一词则概括了情感需求的满足维度，这类词语语义精准、实用性强，极大地满足了汉语表达的需求，填补了汉语特定表达的空白。

（二）适配交际场景，提高日常表达活力

相比较于庄重严谨的传统书面语言，网络语言更具生活化、情绪性与互动性，能更好地适配日常交际的情感表达需求，如网络语言中的“梗”文化可以使现实世界中毫无关联的两个人，通过接受“梗”，从而快速地辨别对方是否与自己拥有相同的爱好与兴趣，从而达成默契，获得心照不宣的身份认同。流行于追星中的“pick me”“大厂男孩”，流行于电竞圈的“毒奶”“推塔”等便是如此。“梗”文化可以使现实生活中毫无交集的个体联结起来，满足使用者在彰显个性与寻求志同道合中达到平衡的目标。网络语言也是如此，通过网络化表达降低了交际门槛，提升了沟通的效率与温度，让语言更加贴近大家的真实生活。

（三）推动动态更新，激活语言发展动能

纵观汉语的发展历程，方言词、外来词、行业语等都在不断冲击着通用语体系，但同时又不断地融入通用语体系，使得语言不断保持活力。网络语言同样也是当代汉语词汇更新的重要方式与来源，一部分经过时间筛选，认可度高、普适性强的网络词汇，已经逐步被主流语言体系接纳，“戳中泪点”“毒鸡汤”等词汇也不断出现在新闻报道中。这也体现了主流媒体对优质网络流行语的选择性使用，本质上是对语言创新的认可与规范吸收。事情上，

有多个网络热词被权威词典收录，成为通用语词汇的一部分，这也正是汉语吐故纳新、持续发展的表现，如根据新华网文章记载，“水灵灵地”“班味”“松弛感”“拿捏”“银发力量”“小孩哥/小孩姐”等携手跻身 2024 年度《咬文嚼字》热词。

四、语言规范的平衡路径与国际中文教学启示

基于前文的双重影响，我们需采取辩证的规范策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网络空间是亿万民众共同的精神家园。网络空间天朗气清，生态良好，符合人民利益，网络空间乌烟瘴气，生态恶化，不符合人民利益”。因此我们要对网络语言进行规范，既不能全盘否定也不能放任自流，而应当以动态语言规划观为指导，建立分层分类的引导路径，在守住规范底线的前提下，为语言创新保留合理的空间。

（一）通用语言规范的分层引导路径

从通用语言规范角度来看，首先应明确不同场景语体边界，实施分层引导。在公文写作、学术研究、基础教育等正式场景中，应严格遵守通用语规范，遏制不良网络表达的渗透；在日常社交、网络社群等非正式场景中，可给予语言创新更多的包容空间。其次是强化公共媒体的示范作用，主流媒体应当发挥积极指导和引领作用，加强政府、社会、个人之间的督促、衔接和协调，实现网络语言治理的力量融合和资源整合。最后依托基础教育筑牢规范的根基，在语言教学中强化表达训练，并进一步引导学生正确认识网络语言的使用场景，建立清晰的语体意识。

（二）国际中文教育的教学优化策略

对于国际中文教育而言，网络语言的普及也为二语教学带来了新的机遇与挑战。留学生在真实的交际场景中，不可避免地会遇到大量的网络语言，若教学完全回避，则会导致课堂教学与实际交际脱节；若不加以筛选，则会干扰学生对标准规范汉语的学习。结合学科特点，我们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入手优化教学：

首先，坚持标准汉语优先原则，明确汉语边界。初级汉语教学以学习规范汉语为主，不主动引入网络语言，避免学生混淆规范表达与变体表达。其次，中高级阶段可以适当引入网络语言，教学服务于真实交际。对有一些语言基础的中高级学习者，可以将高频且通用的网络词汇引入课堂，既可以增加课堂的趣味性，也可以帮助学生接触更真实的交际情境同时还兼具实用性，提升留学生的语用能力。另外，二语课堂引入网络词汇时应结合讲解网络语言，不能只讲词义，更要讲解其背后的社会语境、使用场景，帮助学生理解文化逻辑避免机械套用。最后，教学中应明确区分正式语体和网络语体分别适用的场合，引导学生学会根据交际对象、场合来选择合适的语体，避免语体失当。

五、结语

网络语言是大数据时代社会发展必然产生的语言现象，是汉语在新时代语境下产生的重要变体。从社会语言学视角进行审视，它对传统汉语规范的影响是双重的：无序泛化会消解语言规范的庄重严谨性，干扰语言社会共识性，而有序、优质的网络语言是语言的创新，能

为汉语发展注入时代活力，推动语言体系的动态更新。

汉语的规范化建设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标准，而是在传承与创新的过程中寻找动态平衡。对待网络语言，我们应当摒弃非黑即白的思维，以包容审慎的态度建立分层机制，守住正式场景的规范底线，同时尊重语言发展的客观规律，吸收优质创新成果。在国际中文教育教学场景中，我们更要立足二语习得规律，处理好规范教学与真实交际的关系，引导学习者建立清晰的语体意识，让语言规范服务于交际需求，让语言创新助力于汉语的传承与发扬。

参考文献

- [1] 邹泽丽. 网络热梗泛滥与语言表达危机:数字时代语言生态的挑战与应对[J].新闻研究导刊,2026(04):34-37.
- [2] 郝瑜鑫,陈永胜. 网络词语褒贬陪义转换及其原因探析【J】.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6(01):52-60.
- [3] 肖清敏. 生态语言学视域下网络流行语的语言变异研究【J】.海外英语,2025(12):61-64.
- [4] 孙英,杨丝雨,李延. 活用“梗”力——流行文化赋能汉语国际教学的实践探索【J】.汉字文化,2025(24):77-79.
- [5] 王佳玉,李佳欣. 冲击与驾驭:网络流行语与主流媒体语言表达规范化【J】.哈尔滨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3(03):154-158.
- [6] 罗玮,蔡宏. 当代大学生网络用语不规范现象及其治理策略研究【J】.南昌航空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04):91-97.
- [7] 王子玉. 语言变异视角下网络流行语“XX子”的使用状况与传播机制【J】.辽东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02):101-109.
- [8] 周子星. 青年网络交往“梗”文化的特征及其引导【J】.思想理论教育,2023(07):90-95.
- [9] 张艳于. 网络新词在国际中文教学中的应用研究【J】.今传媒,2023(07):153-156.
- [10] 王鑫阳,姜涛. 社会语言学视角下网络流行语变异特征研究【J】.哈尔滨学院学报,2022(07):115-119.

The Dual Impact of Internet Language on Chinese Language Norms from a Sociolinguistic Perspective and Its Pedagogical Implications

Zhang Yanan

Zhengzhou University, Zhengzhou, Henan Province, 450000

Abstract: With the increasing popularity of digital media, the Internet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platform for people to access information and knowledge. Internet language has permeated from niche online social symbols into the public's daily expressions, public communication, and educational scenarios, exerting multiple impacts on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language standardization system. This paper takes the perspective of sociolinguistics as the starting point, based on three major theories: the theory of language variation, the social attributes of language, and the dynamic view of language standardization. It regards Internet language as a language variant in the new era and dialectically analyzes its dual effects on Chinese language standardization. Meanwhile, it proposes a standardization path of hierarchical guidance and scenario adaptation, and puts forward targeted teaching strategies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scenarios of international Chinese education, providing reference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language standardization and second - language teaching practice.

Keywords: Sociolinguistics; Internet language; Chinese language standardization; Language variation;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